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48
1873
v.27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 403/62
ASIAN COLLECTION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六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

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玆

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
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
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
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
世之略遭値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
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
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
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
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

復爲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戸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

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讎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

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
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
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
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
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
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
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淸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
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

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
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
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
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
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
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
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
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
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

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
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
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
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父
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趙故
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
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
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

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荊州刺史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鎭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靑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　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兗州刺史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
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
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
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
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
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嘗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
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
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
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
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

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
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
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衞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
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
爲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
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
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
出武當會攻襄陽　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

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爲虞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

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

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
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
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
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
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
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
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丕
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
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
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

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荆州刺史配兵一萬鎭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　兗州刺史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閒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眾隨謙奔玄超

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
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
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
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
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
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衞將軍毛安
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
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
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
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

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湖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拜

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
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
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
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氐種類繁
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戸使諸
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鎭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
千戸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
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戸
爲長樂世卿長樂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軍侍
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丕之妃兄也

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鎭龍城中書令梁讜爲幽州刺史鎭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鎭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鎭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鎭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

長冀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
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
刺史鎭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鎭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冬十一月
秦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
衆二萬寇竟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衞軍參軍
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
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
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
詔封桓沖子謙爲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爲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九月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荆州刺史都貴於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

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衞率石越曰今歲鎭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

復晉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
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
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
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
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
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
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
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
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
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

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眾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眾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

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溼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埶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

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廏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於新野垂軍於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

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

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

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以根本爲憂遣精鋭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衞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

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
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
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
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埶不如速降
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
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
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
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
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
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

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爲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麾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

麾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緜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

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旣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

而併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苻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眾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

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得驛書時方與
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
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
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
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
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
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
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
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
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

奉詔書以鎭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
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
以固根本鎭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
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
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
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
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
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
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
固帥眾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

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幷州鎮軍將軍
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
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
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
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
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
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
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
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
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

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衞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

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幷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麟屢進策畫啓發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

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
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
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
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
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旣建大事成享其福
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
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
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
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諮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議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

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

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眾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㥠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

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

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鋭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鋭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鎭守旣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

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
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爲左長史
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
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
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
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
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
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
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
過而能改今猶未晩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

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

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遣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犇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

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衞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爲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温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温燕王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犇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於華澤叡兵敗爲泓所殺

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
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
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
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
雀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
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爲從事中郎姜訓等爲掾屬
王據等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爲將帥　秦竇衝
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犇慕容
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
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衞乘輿還反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

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
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
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燕慕
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
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
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
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
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
水以困之後秦人忷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
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爲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爲萇所敗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

逆戰於范陽倣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
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沖
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成
驪山拜平原公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
拒沖沖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
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琳宇皆敗
死沖遂據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
殺斌翟眞犇邯鄲事見丁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
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
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且爲討翟眞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趣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

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
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
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宂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
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眞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
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
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
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
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
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
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犇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　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

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汝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横被無辜諸

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爲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爲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閒得出犇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逵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幷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　慕容沖卽皇帝位於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

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
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
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
西燕主沖戰於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於雀桑又破
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
將軍鄧邁等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
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
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
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

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城西大破之追犇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爲西燕主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

鍾自殺謙來犇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犇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定佛奴之孫也 三月燕王垂圍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眭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

ASIAN LIBRARY

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眞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栅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

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互合相待爲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

LIBRARY

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犇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沖攻

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爲内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

ASIAN LIBRARY

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衞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寳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犇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挍尉權翼等數百人犇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

大掠死者不可勝計。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犇武都投氐豪彊熙假道來犇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兵敗丕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

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

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長皆
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
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
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
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
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
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
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於晉陽丕始

ASIAN LIBRARY

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皇帝位追謚堅曰宣
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
和爲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王丕以張蚝爲侍中
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
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爲尚書左
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
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
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渤海王昶爲濟北王

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
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

帥衆五萬伐後秦戰於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卽位皆自河北遣使
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爲秦拒
燕十一月丕以兗爲平州刺史定爲冀州牧紹爲冀
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爲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
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
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衞
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爲
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鎭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
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

ASIAN LIBRARY

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王兗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兗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爲平州刺史　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

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二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元

ASIAN LIBRARY

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恆尚書慕容永襲段
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爲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
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護軍將軍韜誘顗
殺之於臨晉恆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眾
攻韜韜敗奔恆營恆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爲帝改元
建平謚沖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
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
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
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既東
長安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

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渭北皆應之以㲉爲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犇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鎭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犇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爲河州刺史遣使請命於秦　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後秦王萇卽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爲皇后子

興爲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爲大司馬司

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丞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後秦丞以景爲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

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於孫丘谷方成兵敗
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
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弈
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衞平衰老難與
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氐啖青謂諸將
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衞公爲會觀我
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
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衞公老宜返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
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卽下異議乃奮劍攘

袂將斬巽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於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眾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主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眾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

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九月王統以秦州降於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旣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犇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

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
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
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爲永所
殺　後秦主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旣克南安夷
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於秦州後秦主
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於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
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
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
王昶自杏城犇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諡秦主丕
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

EAST ASIAN LIBRARY

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覦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壇於隴東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桒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桒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雋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爲方圓

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爲皇后勃海王懿爲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幷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平長史王

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
之中自爲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
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
餘萬　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十萬戶於安定　三
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南秦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璧
爲司空梁州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爲
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於涇
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彖慕容盛慕容會來自
長子庚辰垂爲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

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於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犇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櫝帥眾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遣使請救於後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

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閒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於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犇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

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萇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主堅

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遥謂萇曰爲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

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
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
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
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
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
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力戰殺七
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
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
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
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

堡萇使姚碩德鎭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鎭之　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犇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壁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幷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

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
河西楷據湖陝之閒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瓫詐遣使招秦
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
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
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
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
爲鎭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
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

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爲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爲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於鄭東質敗犇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

於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於段氏
堡不克進據曲牢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
都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
向繁川軍於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
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
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
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
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
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
之登退屯於郿　秦兗州刺史强金槌據新平降後

秦以其子逵爲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
下諫之萇曰金槌旣去苟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
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
乎旣而羣氐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
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
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
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
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
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値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
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

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

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郗恢遣將軍趙睦

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眾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左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
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
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
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
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
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萇使
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　燕
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
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

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瓚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

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爲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爲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帥衆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兖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眾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

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與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犇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犇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

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眾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於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眾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犇後秦侍中蘭英曰昔

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爲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執登殺之悉散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犇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

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書言垂若并永爲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爲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爲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勒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
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
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
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
彈司馬翟瑥奮劒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
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
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衂將何
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
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
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

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盛分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

張溥曰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以功名爲燕主暐所忌懼而犇秦苻堅重禮之後卽背堅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苻堅殺襄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堅用爲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後秦弑

堅於新林佛寺夫垂之負德甚於萇萇之逆節
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畜水覆舟養獸反害也
然苻堅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盛莫
與比烈使善守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
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謀伐晉愛妻少子皆知
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萇與臣家子耳苻融
言鮮卑羌虜國之仇讎常思風塵以逞志臣家
少年不閑軍旅苟爲諂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
審矣堅終不聽進銳而驕謝玄兵渡肥水戎騎
百萬須臾靡潰視曹操赤壁昭烈猇亭禍更不

支兵多易敗堅實涉凶慕容氏居秦乃英雄連
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全
堅千騎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之復燕易於反
掌垂謝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己俟釁他日也丁
零翟斌兵起堅命垂往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
於是慕容泓起於華陰慕容沖起於平陽咸與
秦敵皆垂所召獨姚萇從苻叡出擊泓諫其輕
敵叡不從敗死堅斬萇使萇懼亦反執堅於五
將山幽於別室遂縊之彼爲討慕容而出慕容
未嘗弑君彼先爲之何以謝秦人乎蓋慕容垂

志復燕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返其侵
地完其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弒上
勢不盡不止矣慕容沖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
戰怨惑讖書逃奔五將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
不虞後秦執之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於燕執
於後秦等死耳然燕執之堅與分地而盟尚可
無死後秦執之欲爲夫差釋句踐其能乎堅不
遇垂而遇萇堅誠不幸然垂得萇而有復國之
實無弒主之名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萇
既弒堅秦讎後秦深於兩燕自是萇日戰於君

臣垂日戰於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興垂殺慕容永而燕始大究之萇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年垂卽死兩人年逼衰老覆人國祀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